

诗人路过小镇

张先发

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23岁诗人黄景仁入安徽学政朱筠幕,他到安庆的第一晚写有一首清丽小诗《安庆客舍》:月斜东壁影虚龛,枕簟清秋梦正酣。一样梦醒听络纬,今宵江北昨江南。从这首诗里可以知道前一晚他住宿江南,也即今大渡口镇。查看黄景仁诗集《两当轩集》,他在大渡口住的那晚,还写有一首诗《江馆》:宾馆梦阑珊,征程次第间。新愁倾柏叶,旧约抚刀环。江上千帆雨,淮南一桁山。谁怜衰柳色,憔悴不胜攀?

黄景仁是从故乡常州经南京、芜湖、池州一路走来,到安庆时已是秋日,所以深夜梦醒听到络纬(纺织娘)叫声。黄景仁一辈子仕途坎坷,为了养家糊口,南北奔波,最后35岁死于山西运城途中。贫病交迫的一生,反映在黄景仁笔下则是凄怆排侧之情,低徊掩抑之感。对自己的境况,有时在诗中直言不讳: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在大渡口作的《江馆》诗里也能见到他抒发的穷愁愤慨之情:“谁怜衰柳色,憔悴不胜攀。”

说了黄景仁,再说说大渡口。如果没安庆,也就没大渡口小镇。安徽省会在乾隆年间从南京搬到安庆后,乾隆二十一年(1756)由安徽巡抚高晋倡导,池州知府为方便上宪和同僚待渡憩息,在安庆南岸设公馆。黄景仁还有一首诗,写的是在大渡口住了一夜后,第二天白天渡江

情景。《渡江之皖城》:舲舳轻一叶,横渡正惊风。去岸辞罗刹,回帆揖皖公。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,大公馆渡口设立十几年后,不但有了宾馆,还有了寺庙。

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先祖查慎行在1696年(丙子年)春天也有一次安庆之行。他与黄景仁一样也是一路走一路写诗纪录行程与心境。两位诗人去安庆时间上相距七十多年,最后一段走的路基本一致,但查慎行不是从大渡口过渡去安庆,而是从黄湓口。查慎行《皖上集》开篇就说:“避春江风浪之险,由(浙江)四安镇取山路经宣城、池阳抵黄湓(湓)口始渡江,皆向来游迹所未到也。”

他为何在几十里外黄湓口就逆流渡江?1696年的大渡口还是一滩柳苇之地,无法渡江?

又是二百多年过去,笔者在大渡口上中学时,大渡口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镇。一条古老的南北走向小街,青石街面,两边是白墙黑瓦低矮徽派小楼,邮电局、理发店、开水炉、杂货店临街开业。冬日里,北风从江面上吹来,穿街而过,冷入骨髓。春天,南风从平原上带着柳树和油菜花气息拂来,熏人欲醉。高中时我这个忧郁的少年,喜爱在秋天的阳光里到大渡口江边的柳林里闲走,柳林里一地黄叶,天空中雁声阵阵。

二百多年前的那个秋天,黄景仁也见到这江边的满林黄叶吗?



翩跹 蔡钦 摄

职场中的情绪

章宪法

朋友中最有趣的一个,当数省城的空管小哥。提车之后,他刮蹭过除高铁、动车之外所有类型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。我由此怀疑,他是否适合空管这份职业。

航空安全的概念,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公众认知。无论是飞行安全、航空地面安全还是空防安全,哪一个环节出现差错,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。空管小哥从事的,恰是这样一份需要高度严谨的工作。

事实上,职场中的空管小哥从未出过差错。有一次空管小哥当班,飞机起飞前的各项安全检查全部完毕,空管小哥就是不给放行。机长怒了:怎么回事啊,难道等我们送红包?

空管小哥回答:我发现你们情绪不对。

谁人没有情绪呢?如果你听见邻居家锅碗瓢盆发出异响,或是他们家大门嘭地一声,大半都会归于情绪。但是,这些都属于生活中的情绪。人在动物中被归于高等,就是生活与职场的绝然分离,情绪也被划归生活与职场。你大可不必为邻居家锅碗瓢盆的异响担忧,明天一大早,或许会看到他们一边秀恩爱出门,一边正经得不再正经地步入职场。

生活情绪与职场情绪藕断丝连,其结果可以想见。有位教师夫妇,女教师不是一般的亮丽,男教师不是一般的“多彩”。季节轮换,男教师脸色总有不离不弃的“美人爪”,据说还有“内伤”,非修仙高手不能窥探。女教师的失误,就是带人感太强,生活情绪与职场情绪自动融合了。有一天习惯性地挥了一教鞭,打瞎了学生的一只眼。

情绪不是习惯,而是心理。心理学上的“情绪”,指的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,是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。一般认为,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。心理学大师马斯洛说:“心若改变,你的态度跟着改变;态度改变,你的习惯跟着改变;习惯改变,你的性格跟着改变;性格改变,你的人生跟着改变。”

“做一个情绪自由的成年人,清醒、识趣、克制,偶尔讨厌,但永远可爱。”一本专谈情绪的书是这样说的。生活中的“美人爪”不一定不可爱,职场中的“美人鞭”绝对是危险的。

人的一生,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职场中度过。职场中情绪的好坏,决定一个人的成败。人与电脑不同,很难固定在某个不同模式,“美人爪”如果不习惯性地成为“美人鞭”,这就需要有职场中的情绪控制。遇事冷静沉着,有着良好的自信心;面对困难,克服焦虑、恐惧等负面情绪;公众面前,不要有虚荣心、完美主义、固执己见。智商做事,情商做人,了解情绪,管理情绪。这些都是历史智慧,足以借鉴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
塞缪尔说:“世界如一面镜子:皱眉视之,它也皱眉看你;笑着对它,它也笑着看你。”心态决定人生,习惯改变命运。好的心态,好的习惯,即便不能驰骋职场,至少不会折翼职场。

“碰鼻子香”

方丽清

今年阳台的花开得好极了。从初春到初夏,从温柔到热烈,一阳台的花忽而就随着温度随着雨水的生发而生发了。海棠就有五种之多,白的,粉的,大红,复瓣,单瓣;大丽花也是枝叶离披,紫红,虾粉,朵儿繁复得无以比拟。进来出去时,枝枝叶叶花花朵朵常会牵着你的臂,拂着你的脸,仿佛提醒你它的存在。先生坐在阳台看书,女儿碰碰我,你看,老爸掉进了花丛呢。可不是嘛,木梓树的绿荫正遮着他,各色的花儿正簇着他,屋檐上的鸟儿似乎也婉转地正好叫了一声。

金乳生痴花,园里有四时之花,“草木百余本,浓淡疏密,俱有情致……青帝喜其勤,近产芝三本以祥瑞之”。年纪越大,越觉得人有一点痴,是极有趣可爱的,唯那一点痴,是真性情。我伺候花草自然比不上金乳生,喜爱勤勉之情却是一样的。每日对着一阳台的好颜色,自然是神怡心旷。“作诗吧,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?专说“亭亭玉立”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,请想我作了多少首诗吧!”养花的乐趣和意趣,正在这里。

喜欢花,便处处所见是花,人家看不到的角落,人家觉不出的颜色,只觉处处花好。毛姆说:“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,不要怠慢了它。”比如此时,为夏天的每一棵花草每一缕颜色心动。进了梅雨季,叶子在雨水的浸润下,绿得沁人,挂不住了,绿便一骨碌一骨碌地顺着叶片往下滚。走在河边路边,

树影草影里,上下一碧,人面俱失。傍晚散步的时候,雨又在下,等了一会,停了,等你下楼,雨又下来了,濛濛,细细,似有若无的,阴晴欲雨养花天,说的正是这时节。

顺着高湾巷,拐进花果山路,郊外人家最是可见,敞门宽院,不消说人家门口的菜园如何繁茂,单是屋旁院落的花儿也多,似乎是随意,又像是精心种植,错杂蒔之。金银花的藤蔓从门前石坝上拖下来,繁复的纠缠,缠一坝的绿意,枝叶垂到路边手边。金银花人家多有种植,经常遇到,只是像这么大一棵倒是不多见,满满地爬了一个坝子,成千上万朵的花骨朵和半开全开的花点缀在碎碎的绿叶间,白色黄蕊初开的,开久了就渐变成黄色朵儿的,雨水里,绿沉沉的。村里的姑娘,叫金花银花的也多,朴素的花儿,幽幽的香着。菜园西头一棵木槿,已成树形,许是菜园肥沃许是受了菜蔬们的影响,花开纷杂,肆意热闹,真真是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”了,粉紫的复瓣花儿在雨里娇滴滴的,映衬着一旁高低的瓜架,鲜嫩的带刺黄瓜,格外动人。木槿在乡村原是极普通的篱笆花,单瓣的较多,密密的种一圈,围在菜地周边,人是走不过去的,不记得鸡鸭是否挤得进去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这么多变,就像我忽而哀伤忽而喜悦的心情,哀伤有时也是一种喜悦。

天上有白云,烟一样,也有白月亮。白月亮出来得早,淹在白云里。地上有白花,白色的栀子花,在人家的院里,又翻过墙头,成百朵的开着。院门半掩着,恰漏出隐隐的白。花儿引得我往里走,熟识的主人不在,只有几名少年少女站在花下聊天。花儿开得好,熏人的香,“碰鼻子香”。

我在花树下张望了一会,问可不可以摘一朵,回头看他们,他们都笑笑的,比要花的我还害羞些,笑得就像树上洁白的栀子花。

